

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

Rewriting Mahua Literary History



張錦忠（編）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文學批評／文學史／馬華文學

本書收入黃錦樹、張錦忠、林開忠、高嘉謙與莊華興等以「重寫馬華文學史」為論述主軸的七篇論文。諸篇論文多涉及馬華文學的現代性、本土性、流動性、政治性的建構與論述。這樣的思考與視域，過去的文學史大都以文言／白話、馬華文藝獨特性／僑民文藝、現代派／現實派、翻譯／創作等二元對立模式簡而化之。重寫文學史的書寫主要是提供一套學科話語，一套不壓抑、不割裂、不箝制、不簡化的詮釋話語，一個當代的思考視域。這樣的書寫文學史話語是我們當代的產物。過去的文學史也是時代的產物，但是在過去的年代，馬華文學史只能那樣書寫。這就是文學史必須重寫的理由。

編者張錦忠為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著有《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2003)



封面油彩／《未來詩人》／陳瑞獻(1997)

狂草書法／陳瑞獻(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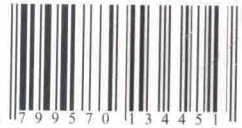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張錦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台灣·南投縣埔里鎮

www.cseas.nccu.edu.tw

ISBN 957-01-7024-7



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

張錦忠（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研究中心
南投縣埔里鎮 2004



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
Rewriting *Mahua* Literary History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張錦忠（編）

ISBN 957-01-7024-7
CIP 資料見書末

責任編輯：郭如蘋
校對：劉芳初、黃偉婷

本書承蒙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海外華人文教基金會贊助出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出版
中華民國·台灣
南投縣 545 埔里鎮大學路 1 號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Road, Puli, Nantou 545
Taiwan-Republic of China
cseas@ncnu.edu.tw
<http://www.cseas.ncnu.edu.tw>
886-049-2910960-2561

版權所有©200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論文版權©諸論文作者
封面書法與圖畫版權©陳瑞獻(Tan Swie Hian)

2004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平裝 開本：158×226 1/25 印張：5
字數：86000 印數：1-500
本書在台灣印刷
(Printed in Taiwan)

正維企業社承印
高雄市 807 三民區大福街 70 號
886-7-3924948

重慶馬華之學史
論文集

鳴謝

這本論文集的前身是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底在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舉辦的「重寫馬華文學史」研討會，感謝暨大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暨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李美賢博士的大力支持與宏觀視野，願意關注與包容馬華文學，主辦台灣的第一個馬華文學會議（過去台灣只有李瑞騰教授舉辦的東南亞華文文學會議）。暨大東南亞研究所林開忠博士雖非專門研究馬華文學，卻願意和我們分享他的人類學觀點，並在會議期間主持大局、居中聯絡和接待與會學者，謹此致謝。研究所秘書童敏俐小姐，陳育章、于維寧、駿成等同學為會議費心盡力，令人感激。研討會承暨大中文系熱情協辦，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及海外華人文教基金會大力贊助經費，方告圓滿成功，特此一併致謝。我們在台灣辦馬華文學會議，馬來西亞的朋友也十分關注。感謝《南洋商報》張永修與《星洲日報》黃俊麟刊登會議資訊與評述。《星洲日報》的《文藝春秋》副刊並且將會議論文彙編成「重寫馬華文學史論述」系列，分期刊出，有助於散播「在台馬華文學論述」的觀點。中山大學外文系碩士班郭如蘋、劉芳祜與黃偉婷同學幫忙論文集編排與校對事宜，也應在此致謝。論文集封面圖為馬華文學現代主義巨匠陳瑞獻先生的書法與畫作，扉頁題字也出自他手筆，十分謝謝瑞獻的支持。

目次

鳴謝	<i>i</i>
1 緒論：我們怎樣從反思馬華文學到重寫馬華文學史 張錦忠	01
2 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 馬華文學 黃錦樹	11
3 邱菽園與新馬文學史現場 高嘉謙	37
4 重寫馬華文學史，或，離散與流動：從馬華文學到 新興華文文學 張錦忠	55
5 文學史與翻譯馬華：政治性與定位問題 莊華興	69
6 「異族」的再現？：從李永平的《婆羅洲之子》與 《拉子婦》談起 林開忠	91

7 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文文學：政治的馬來西亞 個案——論大馬華人本地意識的限度 黃錦樹	115
8 跨越半島，星散群島：馬華文學及其周邊華文文學 場域 張錦忠	133
作者簡介	143
索引	145

緒論

我們怎樣從反思馬華文學到重寫馬華文學史

張錦忠

儘管「馬華文學」或「文學」在大多數馬來(西)亞華人生活中缺席，它確實存在於流通華社的報紙副刊，或以雜誌或書籍的實體棲身書店一角落。兼職的華人寫作者(有些作家在報館工作，不過編輯工作和創作文學並不盡然一樣)以華文或其他語文書寫的文學作品(星馬華人多稱之為「文藝作品」)，經年累月之後，形成了一套馬來(西)亞華人文庫或文化類編。從十九世紀中葉華人在星馬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群體以來，「馬華文學」就是這批自中國南方城鎮背井離鄉的中國人及其後代(是為「華人」)抒情表意或發聲的載體，精神現象的表現，也是殖民主義、華工移民、開埠打拚、反暴抗日、獨立建國的歷史紀錄。有了這套文庫，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文本沒有處理的課題，或沒法處理的細節，可以在「馬華文學」文本找到。事實上也是如此，百多年來的星馬華人史記史話並不算多，但是文學書冊卻有七千多種，足以找到華人想像原鄉與斯土的話語。

上述說法包含下列的設論：(一)文學乃精神現象與想像力的表現；(二)文學有其歷史社會功能；(三)文學文庫人人皆可取得；(四)論者對「馬華文學」的指涉已有共識。說文學乃個人精神現象的表現或表徵，或文學應具歷史社會功能，大概不會有人反對。中國文學的文以載道傳統反映了儒家主流論述，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更將主軸定在感時憂國與寫實

主義上，格外強調文學的革新社會與政治功能，因此不是呼應晚清的「新小說」與「政治小說」，就是提倡「新興文學」與「革命文學」。馬華白話新文學既以和中國的五四新文學運動接軌為主要史觀，當然也以寫實/現實主義或新興文學為主流話語，以致文學的社會功能說往往凌駕個人的精神現象論之上，偏向表達私我或實驗創新的現代主義作品難免被視為頹廢病態或晦澀費解，或無關社會痛癢。

其次是馬華文學文本的取得與流通問題。馬華文壇的主要操作與運動場域乃在報紙副刊。但是在「副刊文壇」之外，馬華文學在哪裏流通？儘管馬來文為馬來西亞國語，馬來文學被欽定為國家文學，幾個大城市的大型多語書店所販售的出版品還是以進口英文書刊居多，馬華文學只是點綴品。而幾家規模較大的華文書店賣的則絕大多數是中國及港台出版品。由於市場上的馬華文學暢銷書少，一般讀者不是興趣缺缺，就是無法取得。馬華文學在哪裏？誰在出版馬華文學？過去一百多年來的馬華文學在哪裏？馬華文學史家所建構的馬華文學的過去及其典律，只能在馬華文學課程、馬華文學館，或學校圖書館才看得到，而不是在市場上自由流通、交易與浮動的文化或創意產品。如果馬華文學文本只有少數人閱讀，典律的詮釋權沒有開放，文學與華社讀者之間沒有對話，書寫馬華文學史又有何意義？如果依照林建國的說法，馬華文學書寫史應包括那些沒有寫出來的文本，¹ 則「不在」的文本如何理解？八〇年代以來，馬華文學甚至以「不在」本國的方式在台灣冒現(大馬本國讀者不一定看得到)，這樣的跨國性要如何寫進或寫出馬華與/或台灣的文學系統？

界定「馬華文學」其實已涉及究竟馬華文學源流、馬華文學主體性建構以及界定者的立論，而不只是辭典式釋義而已。由於不可能每個人都同意甚麼是或不是馬華文學，因此很難有共識，也不需定於一尊。若干議題，如「馬華文學」的「華」究竟是指「華文」或「華人」、新加坡華文文學從甚麼時候開始不算「馬華文學」，便由於立論角度不同，

1. 詳林建國在「重寫馬華文學史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馬華書寫史：一個系譜學芻議〉，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21.12.2002。

而不可能只有一種說法。例如，最近陳大為在一本馬華文學論述選集的緒論中甚至提出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論」：將馬華文學分成西馬、東馬、旅台三大板塊（陳大為 2004:xvii），這當然也是描繪馬華文學版圖的一個可能切入點。² 時至今日，大概沒有人會單純到說馬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或海外版了，雖然唯中國文學或台灣文學中心論者在論述「世華文學」（中國文學或台灣文學以外的華文文學）或「海外文學」時，還是一廂情願地將馬華文學收編在內。

既然每個論者對「馬華文學」的定義沒有共識，每一次的「馬華文學史」論述都是在重新界定馬華文學，都是在重寫馬華文學史。事實上，過去一百五十多年來，新加坡、馬來半島、北婆羅洲歷經殖民地、自治邦、聯合邦、共和國等政體形式的改變，社會風貌與城鄉輪廓也隨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發生在這三地的馬華文學的文路歷程之曲折複雜，自不在話下，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定義可以概述的。星馬華人祖先由唐山過州府，到南洋餬口謀生，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洋華人因各種內在外在的因素（例如中國被解放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馬來亞脫殖獨立）而在僑居地定居下來，成為這個新興地區國家的公民或長期居民，當然也有人或他們的下一代再移居他鄉，繼續離散。無論如何，歷史中國與文化中國作為南洋華人的精神與文化根源，卻是不容切割的事實。但是，同樣以中文漢字為表現媒語（這個說法意味著這裏不討論談以英文或馬來文書寫的「華裔馬來西亞文學」），馬華文學如何「淵源於中國文學」，則複雜得多了。既然十九世紀以降的中國社會和南洋社會發展和現代化進程迥異，馬華文學的表現方式與主題也很難亦步亦趨中國文學。因此，在談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時，我們的關注焦點或許應該擺在馬華文學的社會與文化條件，是否已足以承受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否有能力予以

2. 「三大板塊論」其實是壓縮論的類型分析法。洪子誠討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三大板塊時也說，「這種壓縮、劃分，在現在的研究中，有它的事實根據，也能說明某一方面的問題。但是，最好不要濫用，不要把它作為不變的視角」（2002:174）。馬華文學其實是很小的文化產業，有沒有必要分那麼多板塊也是問題，尤其是以區域，而非以文學思潮或流派劃分，並不能提供太多的視角。

反應等議題。

十九世紀的新馬婆華人或華僑社會處於殖民地，外在語境複雜，在閩粵瓊等方言周邊的是英語、馬來語、峇峇馬來語、淡米爾語、伊班語等他者語文，其中英語是當道的主流語。在這樣的多語文化環境裏，除了滿清政府駐外領事之外，寫詩作文的是哪些人，具怎樣的知識背景，古典詩詞與古文篇什在華社負起甚麼功能，值得埋首故紙堆中重新考掘。毋庸否認，白話文學的出現，的確干預了文言文系統的發展，產生了文學史的斷裂「假象」，可是古文仍然在語文教育領域引領風騷，成為學生語文能力的主要評量依據，直到今天還是如此。不少新文學作家(例如郁達夫、潘受、白垚、陳瑞獻)也寫古詩。如果文言的傳統並沒有斷裂，以文言/白話或舊文學/新文學二分法分期顯然只是個求其方便的權宜之計，無法顯示出馬華文學的整體性。

同樣的，過去馬華文學史的分期也無法彰顯馬華文學的整體性。不但如此，文學史的分期其實是把文學的現象與史實依據某套準則切割成若干段落。從十九世紀中葉算起，馬華文學的歷史不過一百多年，並不算長，這種切割顯然無助於描繪馬華文學的歷程軌跡與整體面貌。過去馬華文學史家方修或楊松年已建立了各種分期模式，值得我們參考。但是以萌芽、擴展、低潮、繁盛為一週期劃分戰前的馬華文學活動，並無法解釋各時期之間的斷裂或延續與對歷史的理解。事實上，從獨立建國算起，不到五十年的文學歷史，與其以幾個高潮期來切割，不如以當代文學史視之。

一般文學史書寫的是文學的過去歷程與發展軌跡，但是顯然「當代」也有史可書(「當代文學史」已非新鮮事話題)，「現在」又何嘗不能書寫未來史？。馬華文學的發展涉及市場建制、讀者來源的穩定性，過去如此，將來亦然。而市場建制和讀者來源都跟華文教育及華文報紙息息相關。在這方面，我們無法樂觀，但是也不必悲觀。華社民間興辦的中等學校(獨立中學)數十年來為華社提供了一定數量具華文教育背景的基本成員。近年民間開辦的大專學院(如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也都設有中文學系，開設馬華文學課程，加上馬來亞大學、博特拉大學

及拉曼大學的相關科系，馬華文學的學院建制漸漸成形，也產生了小規模的研究與詮釋社群。但是馬來西亞華人人人口畢竟不多，僅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華文教育與華文書報的市場更不算大。馬華文學的創作場域向來以報紙副刊為主，小出版社並不活躍，一般文學書印量有限，銷售量更小。³ 這種情形大概短期內不會改變。文學雜誌如復刊的《蕉風》乃馬華文學界的重要歷史性文化資產，但仍然是小眾讀品，市場並沒有打開。因此我們似乎沒有樂觀的理由。但是如果十九世紀中葉，或二十世紀初，古文或白話文的文學系統能在新馬興起，今天馬來西亞華社有能說華語會寫中文的華人(馬華文學作家與讀者的來源)，有華校，有華文報紙，有文學獎，有中文書從中國、香港及台灣進口，自然也不必悲觀，除非有外來因素干預，五十年不變大概沒有問題。換句話說，馬華文學系統的內外結構堪稱穩定，文學的生產、運作與流通無礙，自有一定的存在與發展空間，儘管這個空間向來不大，而且局限於本國的華人/華文社群。

描述馬華文學的源流、定義、分期、當代和未來等問題，誠屬不易，在文學史書寫的範疇論述這些課題更是問題重重。對於書寫文學史的人而言，首要考量即要建構怎樣的文學史，亦即涉及書寫者的立場與方法的問題。檢視方修、楊松年、趙戎、原甸、苗秀等前輩幾部馬華文學史、新詩史、大系及選集的緒論等史論，當可發現大多屬於梳理過去的文學史實，提得最多的是起源與分期問題，鮮少論及文學史書寫的立場與方法，更無意建立文學史書寫作為一門學科的「學科話語」了。這種尋求以新視野確立學科的規範性與建構文本與文學現象的有效詮釋方法的工作，中國的學者，特別是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學者，如陳思和、黃子平、洪子誠、王曉明、陳平原、錢理群等人，早在八〇年代以來便已積極進行。⁴ 反觀馬華文壇，儘管方修、楊松年等前輩的開拓工作貢獻之大已

3. 馬華文學的出版概況，可以參閱盛盟強(2004)。

4. 關於這場中國文學史書寫的運動，詳王宏志，〈打破公論，挑戰權威：論大陸一九八八年的「重寫文學史」運動〉，《文學與政治之間：魯迅、新月、文學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287-353。

毋庸否定(我們都站在他們的肩膀登高望遠)，但是我們迄今仍未出現一部像中國學者黃修己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那樣評述前人史觀的反思之作，更不消提重寫馬華文學史的重建工程了。

不論是重寫、重構、改寫或重評，都是以當代人的文學與史觀重新建構馬華文學的歷程軌跡(亦即魏月萍所說的「建立當代新史觀」[2002])。重寫的歷史，必然具有當代性，但不必然是推翻前人的努力與權威的異端或激進文學史。從一九六〇年代初方修的馬華文學史論述算起，馬華文學史書寫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史料挖掘的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當代的馬華文學史書寫應著重詮釋文學史實與詮釋的理論框架之建構，這就有點重讀重寫的意味了。然而，不知是太過懼於提出跟權威不同的異見，還是昧於時代學術潮流，⁵ 當代的馬華文壇或學界，在這方面並沒有太多建樹，雖然也不是沒有可能。一九九〇年代初，禰素萊的〈開庭審訊〉與黃錦樹的〈馬華文學「經典缺席」〉二文引發一場為馬華文學定位與捍衛本土經典的劇烈論爭。⁶ 九〇年代末，黃錦樹的論文〈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則燃起一場捍衛老作家的道德烽火。一九九九年，《南洋商報》文藝副刊的編者張永修在該副刊「倒數」馬華文學，「出土」若干今日年輕讀者較不熟悉的作家，但是各篇論述作者各自為政，缺乏整體史觀或另類視野。上列三件事項在發生的當時，其實都有可能是將論爭或議題提升至重寫文學史論述的契機，然而結果並未導向此途，殊為可惜。

二〇〇〇年，我應台灣大學外文系《中外文學》當時的主編馬耀民之邀，替該刊編了一期《馬華文學專號》(29.4[Sept. 2000])，論文部分題為「反思與對話」。這個專號當然不是我們在台灣首次反思馬華文學。

5. 美國學界的重建美國文學史風潮姑且不說，中國大陸學者早在一九八八年左右即展開「重寫文學史」運動，中馬書刊交流在兩國於七〇年代建交後即已進行(雖然是中馬單向「交流」)，理論上馬華學界對此運動應有所知。

6. 見張永修、張光遠、林春美(編)《辣味馬華文學：九〇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與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從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林建國、黃錦樹與我已在台灣各學術刊物(尤其是《中外文學》)與研討會(特別是年度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發表我們的「在台馬華文學論述」，從不同角度提出我們的馬華文學視域、關注與議論，⁷我自己連博士論文及國科會研究計畫都跟馬華文學有關。那期《馬華文學專號》的論文作者，除了建國、錦樹和我之外，還有楊聰榮、高嘉謙與楊宗翰。討論與反思的議題中，馬華文學史與馬華文學史書寫佔了相當重要的比例。可以這麼說，對馬華文學史而言，反思只是個起點，重寫才是終旨。《馬華文學專號》展現的，正是「在台馬華文學論述」的實力，同時也是錦樹說的「階段性的總結」(2000:38)，此後清風明月，各人回到各自的本行去打拚，畢竟「在台馬華文學論述」(或「在台馬華文學」)在台灣連個小產業的規模都沒有(相對於台灣文學系所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的盛況，馬華文學只在世界華文文學所才有開課的可能，一般東南亞研究所或中心關注的是東南亞政經概況、外勞或外籍新娘、或南向政策，馬華文學並不在課程之內)，⁸只能擺擺地攤——不過，這不也是一種流動與離散嗎？

流動與離散的後續動作是，二〇〇二年底，我們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支持下，在埔里舉辦了台灣的第一個馬華文學會議——重寫馬華文學史研討會。辦這個研討會其實是落實建國的建議。除了建國、錦樹與我之外，共襄盛舉的還有李瑞騰、林開忠和高嘉謙。此外，我們還邀請了馬來西亞的莊華興與張光達跨海來台對話(光達論文來了，可是人沒到)，為我們的「在台馬華文學論述」提供更多「在地知識」。這本論文集即該研討會的成果。不過，在編輯過程中，論文集的內容也有若干變動。李瑞騰、林建國與張光達沒有來得及將修訂論文交來，只好在這裏存目。李瑞騰的〈拉讓盆地華文文學的開展〉定點觀察

7. 黃錦樹的論文見《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公司，1998)，我的諸篇相關論述多已收入《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文化公司，2003)，林建國的馬華文學論文尚未結集。

8. 可以參考黃錦樹收入本論文集的〈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人文學〉中的「商品民主與本土性」。

砂勝越詩巫一帶的文學風貌，可謂為馬華地方文學寫史，意義十分重大。林建國的〈馬華書寫史：一個系譜學芻議〉既追溯文史之爭，也究竟「馬華書寫史」的意義。張光達的〈文學體制與六〇年代馬華現代主義：文化理論與重寫馬華文學史〉重評馬華現代主義文學。少了這三篇，當然十分遺憾。論文集最後加入兩篇論文，將馬華文學擺在東南亞華文文學的視域觀察，和其周邊的華文文學系統合論，這樣或許更能彰顯馬華文學的流動性。因此，這本論文集已不單是一本會議論文的結集，而是繼《馬華文學專號》之後「在台馬華文學論述」實力的另一次展現，而且明確地以「重寫馬華文學史」為論述主軸。

這本論文集諸篇論文中黃錦樹的《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從康有為、黃遵憲等近代中國士大夫下南洋的經驗，論述中國文學對馬華歷史的影響，進而探討馬華新文學的生成與其國家、民族意識形態之間的角力，最後以「南來作家」郁達夫為例，分析他的作品如何處理個人的離散經驗，並重新定義馬華文學的現代性。高嘉謙的〈邱菽園與新馬文學史現場〉以邱菽園為中心，闡述其文學思想與表述模式對新馬文學的影響，並藉以新加坡為文學史現場的觀點，檢視馬華新文學的運作架構。論文第二部份由邱菽園的《菽園贅談》七卷切入，彰顯文人的風采與品味，且從南來文人的流寓經驗探討其文學史意義。我的〈重寫馬華文學史，或，離散與流動：從馬華文學到新興華文文學〉闡述馬華文學由離境開始，在離境中進行，顯示離散與流動已成為馬華文學的常態。論文復以離散與流動觀點，解構南洋華僑的「固定性」與「永久性」，並以之為詮釋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的系統國際關係的架構，最後將馬華文學擺在新興華文文學的場域重新思考，指出馬華文學出走馬華，走向馬華之外的華人離散社群之可能。

莊華興的〈文學史與翻譯馬華：政治性與定位問題〉將翻譯馬華文學擺在宏觀的文化格局，以探討翻譯的功能、政治性與定位的問題。文中列舉馬來文學中譯的歷史，旨在證實文學的特質與歷史情境互為依存，相互呼應。最後作者指出翻譯馬華在文學史論述中往往遭受忽略，其實翻譯雖處隱性地位，但其重要性不減。「翻譯馬華文學」涉及南洋

意識、本土化等問題，過去的馬華文學史多半沒處理，莊文可謂頗具開拓性。跟翻譯馬華一樣，馬華創作中如何書寫或想像他族或他者也是再現/代現的問題。林開忠的〈「異族」的再現？從李永平的《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談起〉由婆羅洲的「共產黨顛覆」活動切入，描述《婆羅洲之子》的創作背景，進而探討李永平如何在作品中反映出當時的時代政治背景。文中重新定位《拉子婦》對(理解)李永平的重要性，同時追溯「拉子」一詞的定義。此外，作者也討論了《拉子婦》裏頭的拉子女性、拉子男性以及半唐半拉，提供讀者一個人類學視野。

黃錦樹的〈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文文學：政治的馬來西亞個案——論大馬華人本地意識的限度〉原發表於二〇〇三年在新加坡舉行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首先探討中國意識與本地意識對馬華文學的影響，並界定兩意識之間的區隔與限度。論文第二部份更深入觀察馬華人本地意識的限度，提出「三種類型」的華人，討論彼此間的不同特點。最後文中提出資本主義對中國意識與本土意識造成的衝擊，並闡述文學商品化以及資本主義影響文學的程度。我的另一篇論文〈跨越半島，星散群島：馬華文學及其周邊華文文學場域〉原發表於二〇〇三年在台北舉行的「世界華文文學新世界」研討會，為馬華文學及其周邊文學系統的流動史之初步建構(限於知識，新馬之外的亞細安國家華文文學概況著墨不多)，旨在描述新馬地區文化相互流動和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系統國際關係：發展條件不足的較弱系統，可能借助周邊系統經營活動。文中同時提到作為東南亞華文文學書寫者和一般讀者溝通工具的語言——華語/中文，往往處於不足表達審美感性的日常生活用語的語境。這也是書寫馬華文學史所宜考慮的馬華文學本土性或局限性。

這幾篇論文多涉及馬華文學的現代性、本土性、流動性、政治性的建構與論述，這樣的思考與視域，過去的文學史大都以文言/白話、馬華文藝獨特性/僑民文藝、現代派/現實派、翻譯/創作等二元對立模式簡而化之。不是說這些課題過去不存在，而是它們潛藏或隱匿在宰制或主流話語之外，缺乏一套可以將之召喚出土的(抵抗)話語。我們的重寫文學史做法正是提供一套學科話語，一套不壓抑、不割裂、不箝制、不簡